

科地埃拉日

菲律賓北呂宋島高地的原住民族運動

文／圖·黃郁倫

恢復傳統領域及復興固有文化的同時，如何不執著於穿戴飾物的表象，納入尊重物種生存權的現代保育觀念，是這一代原住民應有的體認。

羽飾之配戴，得以彰顯權貴，強化階級認同，凝聚族群向心力。舉凡山豬牙、琉璃珠、銀幣、花環、百合花、紅毛及雲豹皮飾等，目前均有人工替代品，亦普遍為原住民接受，且不失其象徵意義，只有熊鷹羽飾在現代慶典尚未出現適當的替代品，然而其使用量更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西部屏東縣的情形又比東部更為嚴重，實在令人憂心。希望有心人士能儘早開發出熊鷹飛羽的人工製品，更希望能被族人認同與接受。臺灣山區原始林地的保護更需要全民共同參與，減緩熊鷹所面臨的滅絕危機。

（本文原刊於史前館2003.12.15電子報第25期 2012.10.10增補）

（本文作者曾任史前館工務機電組組長、卑南文化公園代理主任、臺東縣野鳥學會理事長，2009年於史前館技正任內退休。現任臺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理事長、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臺東分會執行長、和氣大愛文教基金會臺東慈場傳光人。）

參考資料

奧威尼卡露斯盎（1996）雲豹的傳人。晨星出版社。

傅君（1997）臺灣原住民「生態智慧」與野生動物保育。山海文化雜誌第17期。

胡台麗（1999）百步蛇與鷹：排灣族的文化認同與表徵。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資料，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江海（2000）漂流兩千年／邏發尼耀家史。屏東縣文化中心。

林文宏（2000）臺灣鳥類發現史。遠流出版社。

鍾金男（2001）原住民的圖騰與猛禽—敬愛Adisi關懷熊鷹。鳥語雜誌第245期，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澤經(2005) 臺東縣赫氏角鷹族群分布調查研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管處。

蔡偉勛(2008) 赫氏角鷹的求偶與育雛行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錦尚，陳朝川(2010) 影響赫氏角鷹空間分佈之環境因子。臺灣生物多樣性研究

臺菲兩國原住民族的1984

為紀念1994年8月1日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正式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行政院依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訂立了「臺灣原住民族紀念日」，表示臺灣歷經十年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終於有所回饋。反推十年前，1984年，「臺灣原住民（族）權益促進會」（簡稱原權會）成立，標示臺灣原住民運動正式開始的起點。臺灣原住民族在歷史上殖民者所遺留的不公平殖民政策下，以及在漢人移民者優勢社會文化下，不論是社會、經濟，或是語言、文化方面，都面臨極大的威脅，於是原權會發起抗爭、提出訴求，撞擊臺灣社會當時的環境背景。

且將我們目光停留在那個年代，但稍往南方移動。

1984，就在原權會成立的那一年，菲律賓北呂宋（Luzon）島高地上，當地的原住民族組織「科地埃拉人民聯盟」（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簡稱CPA）成立。稍早幾年，這個地方曾發生嚴重的血腥鎮壓，為紀念在血腥鎮壓中死亡的族群領袖，科地埃拉地區的原住民族於1984年成立了CPA，並每年舉辦「科地埃拉日」，以象徵來自科地埃拉地區的人民對外與區域性、全國性、國際性等三種不同層次團體的團結與互相支持。

1984年對臺灣與菲律賓的原住民族運動來說都是關鍵的一年。臺灣與菲律賓除地緣以及原住民族群血緣文化近似以外，臺灣與科地埃拉地區原住民族在近代的政治環境上亦有頗為類似的處境，從過去的殖民統治到專制統治，甚至延續至當代之資源掠奪、法令政策之不平等，等等…。因為這些關係，以及同樣對原住民族相關事務的關心，近年不少臺灣以原住民族為主的群體，在科地埃拉日組團前往菲律賓北呂宋島參與、學習與聲援——獵人學校亦是其中之一。2011年4月獵人學校如同往年一般前往，在這篇文章筆者除了分享此趟行程所開拓的視野，更要介紹在我們國境南方不遠的大島，那塊土地上的原住民族運動。

科地埃拉與CPA

致我們臺灣原住民兄弟姊妹和所有莫拉克颱風受害者

親愛的朋友：

我們向所有臺灣莫拉克颱風的受害者表達慰問之意，特別是我們失去摯愛、家園、土地及生命財產的原住民朋友們。同樣的超強颱風也侵襲菲律賓……（中略）……原住民地區的重建工作必須建基於尊重原住民對傳統領域、土地及自然資源的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中略）……政府政策不應以重建及劃定危險地區之名，而將原住民強制從自己祖先留下的領域遷出。若因危險因素而離開居住地是最後的選項，部落也必須參與在決策過程中並因



圖一：科地埃拉地區（紅色區塊）位於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圖片來源：WikiPilipinas）。



圖二：因大量淘金和探礦而混濁的溪水。

達成共識而同意……（中略）……CPA與臺灣原住民族捍衛對土地與資源權利的抗爭站在一起……（中略）……在這個艱困的時刻，我們必須比過去更為團結，更加強捍衛我們傳統領域及自決的鬥爭，我們必須為建立一個有社會正義、民主、生態永續，並尊重原住民族自決發展的世界秩序與社會而努力。

CPA秘書長Windel Bolinget

上引這封信件為2009年8月CPA在臺灣媒體上少數被留下的蹤跡，而信件內容除了是臺菲兩國原住民族的交流，更是對於CPA成立宗旨與目標最好的介紹。

科地埃拉地區位於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地形包括高原、山嶺與河谷，是原住民族居住的領域（見圖一）。此區人口約有一百五十多萬，佔菲律賓總人口數不到2%。然而，菲律賓的國家司法系統承繼了早期殖民政權架構，並不全然承認原住民族的土地、領域觀念、習慣律法等，因此國家法律缺乏對於原住民族的居住權、務農採礦業與林地使用權的保障；傳統領域的土地很容易就落入他人之手，居民也常被迫遷離這塊族群世代居住的土地。許多開發計畫因為入侵該區、損害自然環境且侵犯原住民權益，而遭到原住民族反抗，因此過去時常受政府軍事暴力鎮壓與殺害；此一區域也因而成為菲律賓最高度軍事化的地區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1984年4月24日，菲律賓國家政府與科地埃拉的原住民族之間点燃了衝突的起火點，菲律賓國家軍隊對著科地埃拉地區Kalinga省兩間民宅開火。這突發的攻擊，是因為兩間民宅的主人Macliing Dulag與Pedro Dungoc，反對當權者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於當地Chico河流域進行的水壩水力發電計畫（Chico River Basin Hydroelectric Dam Project），也反對國家不平等的族群政策。70年代開始在此地區進行的水壩水力發電計畫，是菲律賓國家為了支撐工業發展所需的足夠電力，而工業發展是鋪路好使國家穩穩走向現代化發展與進步的美好未來。為了不願成為國家發展政策下的犧牲品，科地埃拉的人民開始組織動員。隔年，自1981年開始，科地埃拉的人民便開始在4月24日舉辦紀念活動追悼在鎮壓中犧牲的族群領袖們。爾後活動進而擴大，參與對象包含了科地埃拉地區的六省一市，並在CPA成立後，進一步將活動正式定名為「科地埃拉日」。

承上，CPA是由科地埃拉地區的七個分支所組成（六個省份與一個直轄市皆各有一座工作站），透過組織分支進行地方田野調查與教育工作，來凝聚大家的力量及對於土地的情感，進而擬出行動方案，並透過連結國際組織以及傳播媒體，分享與討論各項議題。

然而必須了解的是，科地埃拉地區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困境，是由許多面向交織而成，水壩的開發只是其中之一。科地埃拉地區因為河川的切割與滋養形成滿山谷的翠綠，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資源富庶的地區，尤其是木材、礦產、農作物，甚至是觀光資源等，這些資源都是引起國家與國際政府、財團對此區覬覦的原因。然而，科地埃拉地區生態環境的劇烈改變與衝擊，真正的源頭始自美國殖民政府對此區經濟、文化、政治的影響。

美國軍隊與殖民政府的進駐，引進西式教育、官僚體制、現代化基礎建設、國內以及國際外來者的開發等，造成此區不可逆轉的都市化發展。在不到100年的時間，一處處被破壞的山頭與被污染的河水取代了美麗的山景（見圖二），因採礦與淘金公司的開採、因伐木公司的濫墾、因追求經濟利益無限制地燒墾、因為了提供國家日益高增的電力需求而興建的水壩、因碧瑤市（Baguio）人口不斷的增加與擴張……因為太多太多。同時，因反水壩而開始的原住民族抗爭，導致國家以血腥的軍事鎮壓及殺害。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國家如此暴力的回應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持續超過30年的政治問題。這些有關殖民、工業發展、人口膨脹、都市發展、外來的經濟支配、政治迫害等，是科地埃拉地區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問題，並且持續至今。

2011年的科地埃拉日

科地埃拉日每年由CPA選定在不同地方舉行，與會者共同分享並討論各地方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為期兩天的科地埃拉日活動內容，包含了針對主要議題的討論，諸如影響原住民族權益與延續、區域性與全國性現況與挑戰等。

2011年第27屆的科地埃拉日主題定為：「活出我們奮鬥的光榮歷史，為土地、生命與榮耀而努力」（Live out our glorious history of struggle. Fight for land, life and honor.）。與往年最大的不同，在於承辦活動的地方組織於今年安排了一場和平座談，邀請右翼的菲律賓政府以及左翼的「菲律賓國家民主前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the Philippines）雙方代表，針對此地的開發以及軍事管制的政策進行對話以及座談。這是CPA成立27年以來，官方首次願意與之和平對話的畫面。

在座談中，除了來自科地埃拉地區的六省一市各派出一名代表，闡述各地不正義的現況與宣讀地方的訴求外，工人、農人、女性、青年等四大人民團體亦發表他們的立場。這些聲明包括了承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權益、自決，改善基本社會福利，撤銷軍事殺害與一切違反人權的行為，停止國家與跨國企業對於此地自然資源的掠奪與開發（包含了採礦、伐木、



圖三：參加科地埃拉日的交通極為不便。離開2011年Abra省Lacub會場時，男女老少均需以人力拉車渡河。

水壩建造、地熱開發等)。

然而，在資訊與報章傳播流通的當今，CPA仍持續地辦理科地埃拉日，其對當地原住民族而言，遠超過達成討論與凝聚共識的意義，而似乎更在於透過參與者在物質條件極缺乏的狀況下，仍努力克服舟車勞頓以及交通不便的阻礙，真實地站在彼此面前，意識到大家共同存在於一個實體空間內所凝聚出的情感與認同(圖三、圖四)。這個活動超越內部成員聚會與分享的意義，它鞏固的是科地埃拉區域間人民的團結，並超越地理空間上的限制，進而處在更高的位置上與全國以及國際的團體對話、分享。

結論

從1984年CPA成立至今，已快逾30個年頭，科地埃拉的原住民族所面對的經濟、政治，甚至人身與環境的生存問題等都仍未得到解決，CPA持續以有限的資源但無限的衝動動員著。比照臺灣，1984年原權會成立之後，我們雖然因憲法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而有了8月1日的「臺灣原住民族紀念日」，我們雖然在中央的行政院有了原住民族委員會，我們雖然在傳播媒體領域上有了原住民族電視臺，但是看最近沸沸揚揚的核廢存料在原鄉的問題，和一直以來山與海開發的問題、公路建設的問題、傳統領域回歸的問題等，臺灣和科地埃拉的原住民族所同樣面對的經濟、政治、環境的問題，似乎也依舊未妥善解決。

科地埃拉教了我們什麼？

CPA的組織資源少之又少，他們卻仍能在艱困的環境背景下持續近三十年的組織工作，包括社會運動最基本的動員、社區工作、青少年教育、婦女培力。他們如何舉辦會議？透過科地埃拉日我們便能略窺一二：住宿無須舒坦，自行搭帳篷即可解決。盥洗方面，河水最源源不絕，只要提醒大家不要使用容易產生泡沫的沐浴乳就好。至於三餐，由會議舉行的村落婦女主炊，CPA工作人員協助打飯。廁所呢？挖個足夠量體的坑，帆布與竹子圍在四周，就



圖四：2011年科地埃拉日第二天晚上，紀念遭政治、軍事殺害而逝去的生命。

成了不須花錢便有的便所。當我們在臺灣已經習慣了物質條件的舒適與便利，便很容易忘了實踐與執行其實並未那麼滯礙難行。這是CPA教會我們的第一堂課。

除此之外，這趟行程最令我們所有成員印象深刻的，是科地埃拉的年輕人，他們投入自己族群事務的認真程度，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他們瞭解歷史與現況，能與我們仔仔細細地描述歷史事件的始末與現正發生的事情。他們獨立思辨並彼此對話，因而能拿著麥克風向我們侃侃而談他們所信仰的價值和理念。他們自信大方與熱情，讓外國與會者如我們，雖然不了解當地歷史脈絡，也無法掌握語言，卻仍能透過年輕人開放而堅定的性格，逐漸被感染，進而認識他們，而且喜歡他們。算一算，這些年輕人有大部份出生在1984年以後，他們理應屬於很少與前輩有共同歷史記憶的一群，然而CPA組織對這一輩年輕人的教育與訓練，讓他們一個個前仆後繼地成為組織的中堅份子。這令同屬年輕族群的我們感到敬佩；回臺灣後我們仍時常想起他們，且在一些場合我們試著想成為如同他們一樣地勇敢和自信——他們儼然已成為標竿學習的對象。要我選擇，我會說這是這趟行程最無價的收穫。

(原文刊載於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電子報208期，2011年8月1日。)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